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子在位十八年

匡王五年 元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即位志初立也而其與聞乎弑之罪可考見矣公羊謂繼弑君不言即位非也然

則此何以書即位耶其或事出於倉卒不成乎即位之禮故不書也書即位正也而其罪自不可掩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齊逆女則仲遂隂謀之邪非昏禮之正可考見矣胡氏曰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

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正傳曰姜不言氏程子曰脫氏字是也愚謂稱夫人以國君言之也稱婦以敬嬴言之也稱以以仲遂言之也書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參譏之也而其昏禮

之失公不當成昏敬嬴不當主昏仲遂不當為邪謀以將命皆可見矣夫在喪而娶娶之非禮矣非仲遂謀之敬嬴主之公從之何以共成此失哉故春秋並書而參譏之

夏季孫行父如齊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齊使人考其所如而知其罪也左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氏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

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請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極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正傳曰書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著擅放之罪也

左氏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胡氏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行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愚謂此言是也

又言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
也則鑿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于平州著其會之非也古者諸
侯相會同以講信修睦非有爲而爲之也宣公非時
有爲而會齊侯于平州則非正矣左氏曰會于平州
以定公位愚故謂此宣公平州之會有所爲而爲之
非正也胡氏曰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旣從之矣

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簒弒之賊毁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没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僭竊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愚謂此說是也而胡氏又云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以為討賊絶黨之法則鑿矣但曰會則齊黨惡之罪在其中矣

公子遂如齊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齊則其如之為邪謀可考見矣同時公會齊侯于平州而仲遂如齊並書繼之以齊人取濟西之田則魯以田賂齊也公之會齊以賂與齊成以定已位也遂如齊以拜成也皆可見矣故左氏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是也則遂之如齊以成邪謀也胡氏曰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

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正傳曰濟西魯地書齊人取濟西田則取之者及與之者之罪並可見矣夫齊取之以魯與之也左氏曰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愚謂土田乃傳之於先公受封於天子非可以私相取與也況以為賂乎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强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

諱胡氏曰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臣子胥為僭竊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饜

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正傳曰書邾子來朝則其黨惡之罪自見矣宣公簒立之罪人人得而誅之諸侯列國不能與連率方伯告於天子聲罪致討而邾乃首來朝之人心死天理滅矣故不必加貶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正傳曰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著黨楚陵弱之罪也並稱楚子鄭人者著同惡罪之甚也或謂爵楚而人鄭為貶之者非也左氏曰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胡氏曰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

與也遂受盟於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正傳曰書晉趙盾帥師救陳何也穀梁曰善救陳也左氏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愚謂此救陳左氏並云宋衍文也胡氏謂聖人削宋非也又曰鄭在王畿之

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正傳曰棐林鄭地趙盾之師方救陳也諸侯遂會之以伐鄭書之見其伐之善也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穀梁謂著其美也是也左氏曰會于棐林以伐鄭也

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愚謂鄭以畿内諸侯而外附於楚與之同惡中國而夷狄者也諸侯會晉師伐之攘夷狄尊中國之師矣故春秋書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正傳曰書晉趙穿帥師侵崇著不義之師也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愚謂非有大義之舉而為

是邪謀以動衆其不義甚矣胡氏曰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謏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正傳曰書晉人宋人伐鄭著非義也左氏曰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愚謂觀此則晉之此舉為憤兵蓋原於侈心之萌也穀梁曰伐鄭所以救宋也愚謂所以伐鄭者以鄭以王畿諸侯而從楚是從敵以叛王也則鄭必無詞矣若夫宋以弒君之賊罪浮于鄭晉乃不之問而反與同伐人所謂助桀伐桀也我已曲

矣可得為義兵乎故春秋並書之其義可見矣胡氏亦謂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是也然又謂書人以貶鑿矣其罪已著何假書人乎

匡王六年崩　二年晉靈十四年弑齊惠二年衛成二十八年蔡文五年鄭穆二十一年曹文十一年陳靈七年杞桓三十年宋文四年秦共二年楚莊七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正傳曰書宋鄭大棘之戰華元之獲著不義也左氏曰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愚謂宋以弒君之賊而伐鄭之附楚鄭又負從夷之罪而伐宋以獲其大夫是以罪伐罪耳何以為義舉乎若夫宋之罪唯天吏者則可以伐之所藏乎身不恕而能伐人

者未之有也

秦師伐晉

正傳曰書秦師伐晉著報怨之師也左氏曰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愚故曰報怨之兵也胡氏曰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䇿無遺策獨憒於此哉其從之也而

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
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
者漸矣愚謂胡氏論書侵書伐之别然則春秋書此
為與秦乎誤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正傳曰書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著報怨之師也
左氏曰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

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愚謂以晉之强諸侯之衆非不足以勝鄭也而卒不能勝者蓋宋負弑君之罪晉與諸侯不能討又受賂而黨之此鄭之所以不服也胡氏謂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正傳曰夷皋晉侯名書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誅首惡也弑君者穿也而書盾弑盾上卿與聞乎弑也此與許止之事皆是書其實事蓋弑君父之罪天下大罪也若無其實春秋豈妄以意加以此罪乎蓋許止進藥於父而其臣傳之以毒君死而止奔趙盾怨君而出族子弑君而復入其與弑之迹顯然矣故皆以弑君加之誅之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也左氏曰晉靈公

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

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黒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宫愚謂此非孔子之言也春秋之法臣子弑君父凡在官在宫者殺無赦觀盾不討穿之罪乃反使之逆黒臀以立之其同謀顯然矣豈越竟可免乎又觀此經則書盾弑者晉良史董狐之文而魯史因之則孟子所謂其文則史於此可見矣他皆魯史之文

而傳莫見惟此傳最明因此以例其他則書人書名與否皆魯史之文而非出於聖人之手孟子之言為不我誣矣胡氏曰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書弑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

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令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令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髙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

趙穿弑君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彼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正傳曰書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紀天下之大變也聞赴而書於是諸侯有奔喪之禮焉魯不見書之史冊

則其不奔喪而無君之罪可見矣

定王元年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年衛成二十九年蔡文六年鄭穆二十二年卒曹文十二年陳靈八年杞桓三十一年宋文五年秦共三年楚莊八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見郊之非禮也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山川禮也魯以諸侯祀天地非禮也然則曷為見郊之非禮也書之使人知牛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不然則郊矣

因事而見其非禮也胡氏曰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愚謂觀此則春正月為子月可見而無疑矣蓋古之郊卜牲不卜日日以冬至迎陽氣也冬至在子月此書郊

在春王正月則時與月數皆改矣

猶三望

正傳曰書猶三望見非特郊之非禮而又三望焉甚非禮也夫柴望秩于山川望祭于四方之山川天子之禮也天子有四方之山川也魯既不郊猶行之其僭竊之罪亦已太甚矣胡氏曰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

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

葬匡王

正傳曰書葬匡王紀王室之大事也而其失禮之非自見矣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喪始四月而葬史因魯使奔赴會葬而書之而非禮自見矣胡氏

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正傳曰書楚子伐陸渾之戎謹蠻荆肆暴之防也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愚謂此實傳也觀此則楚子雖以伐戎實以觀兵于周以窺王室其猾夏之勢可懼矣故春秋謹

書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正傳曰書楚人侵鄭則鄭之歸正楚之犯順皆可見矣左氏曰鄭即晉故也鄭在王畿而前背華從楚今又背楚即晉歸於正也順也楚人侵之是醜正也犯

順也史書於策所以深著楚之罪而與鄭之善也胡氏曰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正傳曰赤狄者狄之别種張氏謂地譜潞州春秋赤狄之地書赤狄侵齊紀霸業之不復振也春秋嚴華夷之情見矣

宋師圍曹

正傳曰書宋師圍曹著報復之兵也據左氏曰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胡

氏曰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於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愚謂據二傳所言則二族與曹不能聲討罪之義於宋徒以見逐而興師宋不能求悔罪之心於曹徒以報復而動衆其為不

義之兵明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正傳曰書鄭伯蘭卒紀隣國之大故也來赴故書之是故有相弔賻之禮義焉左氏曰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於蘇生子瑕

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允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

葬鄭穆公

正傳曰書葬鄭穆公紀隣國之大事也禮諸侯五月

而兾同盟畢至相恤之義也故春秋書之

定王四年晉成二年齊惠四年衛成三十年蔡文七年二年鄭靈公夷元年弑曹文十三年陳靈九年杞桓三十二年宋文六年秦共四年卒楚莊九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正傳曰向莒邑也何以書明非禮也夫平也者平也成也出於人心之平也而要之平而取之城則非禮之甚矣左氏曰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胡氏曰心

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强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强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

反求諸已斯可矣

秦伯稻卒

正傳曰稻秦伯名書秦伯稻卒紀霸國之大故也餘義見前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正傳曰書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誅弑逆之首惡也左氏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

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

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愚謂此實傳也觀此則弒君之事謀之者宋成之者歸生也非歸生成之則謀敗矣故首惡歸乎成之者其法嚴矣程子曰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强力弗能為也今有刼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刼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刼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是也胡氏曰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

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

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茍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正傳曰書赤狄侵齊見霸業之衰已甚也高氏曰以齊之强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至自齊謹出告反面之義而公如齊之非自見矣如至皆書始終其非禮也胡氏曰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愚謂此說是也然胡氏又以為危之者非也

冬楚子伐鄭

正傳曰書楚子伐鄭著脅人之兵也左氏曰鄭未服也杜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據此則是興兵脅鄭所謂以力服人者也是曲在楚向使楚子移此兵仗大義以問鄭人弑君之罪則楚其為中國矣不知出此惜哉

定王五年晉成三年齊惠五年衛成三十一年蔡文八年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年陳靈十年杞桓三十三年宋文七年秦桓公榮元年楚莊十年

春公如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著其如之非禮也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公如齊之數卑屈已甚非禮矣其能免恥辱乎左氏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此非辱而何

夏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齊於是乎有反面之禮焉其為高固所止之辱可以告廟乎故左氏曰書過也是已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正傳曰凡男女皆稱子子叔姬宣公之女也書高固來逆子叔姬著昏配之非禮也而宣公逼於強而與之女可考而知矣左氏曰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胡氏曰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愚謂此說是矣然又謂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非敵體以為辱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是又泥於一字之文而不知攺經傳之本意矣

夫謂之來則或公使大夫為之主未可知也而公自為主不明見於經傳又安能知其如此乎故宣公之罪未見其在於自為主失尊卑之禮以為辱而在於數如齊故見止於高固以要其女為可恥也

叔孫得臣卒

正傳曰叔孫得臣字莊叔書叔孫得臣卒則使人考其平生而惡逆可知矣故舉其終所以見其始也又見弒逆之罪終不能討而以惡善終也胡氏曰內大

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曰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内交宫禁外結强隣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於齊之罪故特不

書曰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爲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愚謂胡氏他論皆是獨以日爲恩數以不日爲聖人削之貶之非也若得臣之弑逆黨惡但舉其名而天下之人能共指其惡矣惡在乎日與不日耶其或魯史氏惡而畧之歟未可知也非聖人之削之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正傳曰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著其並失禮也高固

不宜踰國而踰國叔姬未宜歸寧而歸寧男女不當同行而同行皆非禮也故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胡氏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髙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髙

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以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愚謂

胡氏此義盡之矣

楚人伐鄭

正傳曰書楚人伐鄭譏非義討也夫楚於是三至鄭矣不聞討賊問罪之義而徒興師動衆以力服鄭耳故春秋書之止著其猾夏之罪耳左氏曰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愚謂楚屢伐鄭志在

於戚鄭而不能問鄭弑逆之罪此晉所以救鄭而伐陳也

定王六年　晉成四年齊惠六年衛成三十二年蔡文九年鄭襄二年曹文十五年陳靈十一年杞桓四年宋文八年秦桓二年楚莊十一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正傳曰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著不義之兵也左氏曰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夫晉與衛侵陳必假其以夏從夷之名於義似矣然以左氏之言觀之乃惡

陳即楚而不附已耳是不義之兵也胡氏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師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愚謂盾以弑逆首惡既書諸侯之策矣而復使將兵侵陳安能正已以正人耶則晉不足以主盟又可知也他義見前

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於前

秋八月螽

正傳曰書秋八月螽紀災異也程子曰螽蝗也愚謂蝗之狀類螽故曰螽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

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於前

春秋正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貞建璧

春秋正傳卷二十

明 湛若水 撰

宣公

定王七年晉成五年齊惠七年衛成三十三年蔡文十五年鄭襄三年曹文十六年陳靈十二年杞桓三十五年宋文九年秦桓三年楚莊十二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正傳曰書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兩見其非義也夫大道之世上下以忠信相孚春秋之初盟則束牲載書

而不歃血明天子之禁耳自是而後無義盟矣葢盟者忠信之薄也左氏曰春衞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愚按此實傳也夫衞侯於魯非會盟之正而欲謀魯以會晉志在為晉而不為禮矣一非義也衞侯不親來盟而使其大夫與魯君盟非交際之正使其臣得以抗君矣二非義也故春秋直書而兩非義並見矣胡氏曰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劾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衞欲為晉致魯

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正傳曰萊東方小國書公會齊侯伐萊著陵弱之師也萊未聞有可聲之罪而魯會齊以伐之是二國動無名之兵而徒恃衆以陵弱可知矣

公至自伐萊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萊紀飲至反而告廟也其告廟則將何以致詞耶書之所以始終乎非義之舉益再致其意焉者也

大旱

正傳曰書大旱紀國災也胡氏曰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

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正傳曰黑壤一名黄父晉地此本會而盟也書公會晉侯宋衛鄭曹于黑壤則魯公不自擕而赴會盟而其不得與盟之辱可考而知矣左氏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

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愚謂非諱之也公只與會而不與盟故但書會而不書盟實事也而其見止不與盟之辱自見矣胡氏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

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定王六年 **八年** 晉成六年齊惠八年衛成三十四年蔡文十一年鄭襄四年曹文十七年陳靈十三年杞桓三十六年宋文十年秦桓四年楚莊十三年

春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見與會而不得盟紀危也公不自揣其不朝不聘於晉爲貢歉而于焉以赴會盟及會而不得與盟見止于會僅以賂免可謂辱矣今至

而反面告廟則將何以為詞耶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正傳曰黄齊地書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譏無君也何謂無君無君命也不恭君命是無君也公羊曰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胡氏曰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吴陳侯使公

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令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其曰復事未畢也愚謂胡氏之言是也至謂乃者無其上之詞則鑿矣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正傳曰遂者公子遂也仲其字生以字而賜氏俾世其官宣公德其殺惡及視而立已也書有事于大廟紀時祭也禮之常也書仲遂卒于垂紀大夫卒也事之變也而遂以殺逆之賊得以善終春秋感慨之情見矣若胡氏以生而賜氏為法之變而卒之非經義矣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正傳曰何以書見非禮也左氏曰有事于太廟襄仲

卒而繹非禮也公羊曰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耳穀梁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胡氏曰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籥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

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大義也愚謂樂有歌有舞故歌之舞之以盡神萬入是有舞矣徒去籥無歌聲何足以見不樂乎故聞卿之喪猶繹非禮也萬入非禮也雖去籥亦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正傳曰書夫人嬴氏薨紀君母之大故而僭禮之非見矣敬嬴妾也嬖而僭稱夫人國人僭之史因而書

之而其非禮自見胡氏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愚謂胡氏以此以為貶成風矣至於敬嬴又書夫人稱氏與成風之書異詞不得其說則又更為從同無貶之說何耶夫既曰無貶矣則又何以見其非也大抵史因其

僭而直書之其失自見矣

晉師白狄伐秦

正傳曰書晉師白狄伐秦著援結外兵之罪也左氏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扶大義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

見矣

楚人滅舒蓼

正傳曰書楚人滅舒蓼見荆蠻之強暴也左氏曰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胡氏曰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山東憂而民有被髪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

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既紀天變也遇變修省所以應天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正傳曰書葬我小君敬嬴紀君母之大事也而非禮見矣夫邦君之妻稱曰小君敬嬴妾也而稱焉則僭禮矣因葬而書聖人正名之義見矣夫婦君臣嫡妾

上下人之大倫也今其僭亂人情化之國人稱之國史稱之因以為固然世變可知矣胡氏四貶成風之說而敬嬴無貶詞又有不同則又何足以取於義例也惟稱因僭號直書其義自見之說為的當而不費其詞矣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正傳曰何以書紀異也使人循其事而求其生平之邪慝不可掩矣左氏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

日辟不懐也胡氏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彞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理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内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

廟祖于庭堋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懐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

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城平陽

正傳曰書城平陽重興作也左氏曰書時也

楚師伐陳

正傳曰書楚師伐陳紀猾夏也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定王七年九年晉成七年卒齊惠公九年衞成三十五年卒蔡文十二年鄭襄五年曹文十八年陳靈十四年杞桓三十七年宋文十一年秦桓五年楚莊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如齊謹君之出也然以時月考之則其忘親之罪著矣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强齊無哀甚矣夫公即位九年未嘗朝周是忘君也以喪朝齊是忘親也上忘君下忘親宣公之惡不可掩矣

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齊始終乎非義之出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正傳曰書仲孫蔑如京師則其如之善否可考矣左氏曰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賂之愚謂此實傳也公使蔑聘于周似矣然必待王使來徵聘而後往敬君之心何在耶周王不能致其自來聘而必使來徵之又厚賄之御臣之禮何在

耶皆非禮矣胡氏曰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春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正傳曰書齊侯伐萊紀陵弱之兵也

秋取根牟

正傳曰根牟者公羊以為邾婁之邑也書取根牟則公忘哀貪殘之罪可見矣母喪未畢爰及干戈春如齊秋取根牟蓋其貪心勝良心喪而哀戚忘也

八月滕子卒

正傳曰書滕子卒紀與國之大故也餘見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正傳曰何以書先言會而後言伐見陳不會然後以諸侯之師伐之近於義也胡氏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師者在會諸

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正傳曰扈晉邑也書晉侯卒于扈紀盟主之大故也且見異也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正傳曰鄭衛侯名書衛侯鄭卒紀鄰國之大故也餘

見前胡氏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黒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黒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

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正傳曰書宋人圍滕譏伐喪也故左氏曰圍其喪也

胡氏曰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

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正傳曰書楚子伐鄭晉救鄭見晉攘楚安鄭之義也

左氏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

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愚謂鄭公子歸生負弑逆之罪楚伐之晉宜不救矣然而中國諸侯不能興師致討而聽夷狄伐之可乎而楚亦未嘗倡問罪之義也春秋重內外之辨故書晉之救鄭以與之也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此內外之大義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正傳曰洩冶大夫名名之無他義書陳殺其大夫洩

治則陳國君臣擅殺之罪自見矣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胡氏乃謂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罪又謂洩冶無罪而書名者以其盡心無隱不能潔身而去不食其禄則又鑿於一字之文矣

定王八年十年晉景公獳元年齊惠十年辛衛穆公速元年蔡文十三年鄭襄六年曹文十九年陳靈十五年弑杞桓三十八年宋文十二年秦桓六年楚莊十五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則輕身以忘祖畏强而忘君之非自見矣公至是四朝齊而不一朝周是忘君也非時越境而不思社稷宗廟之危是忘祖也忘祖者不孝忘君者不仁宣公負罪於天下匪特簒弑之大惡而已也此如齊致其至而不書曰上九年如

齊致其至而書月者史有詳畧耳胡氏乃以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則恐非春秋之大旨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正傳曰歸反也我者魯史自謂魯也以為濟西魯之本封及親之之詞皆非也書齊人歸我濟西田見公以親昵所致而非以威德致之也左氏曰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愚故曰以親昵之所致也程子曰

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胡氏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於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早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早屈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紀天變以為警戒也

己巳齊侯元卒

正傳曰元齊侯名書齊侯元卒紀與國之大故也餘

見前

齊崔氏出奔衛

正傳曰崔氏崔杼也書齊崔氏出奔衛使人考其

奔之故而弑逆之端可辨矣胡氏曰書崔氏以族

奔也公羊以為譏世卿者非也按左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由是觀之是其所以奔者以其彊而逼也許翰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由是觀之是其所以能反而行弑者亦以其彊也

公如齊

正傳曰書公如齊左氏以為奔喪也宣公於天王不一朝而四朝齊又奔喪焉禮過於天子矣春秋非之

意可見矣

五月公至自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齊君之出入必書禮也而其得失於此乎見矣胡氏曰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

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正傳曰書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誅弑逆之賊也此若於陳侯無罪也然而使人考其跡則致之者陳侯矣焉得無罪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愚謂此實傳也觀於此則徵舒因怨而弑君靈公君臣縱淫而自取皆

可見矣愚故曰經如標題傳如案卷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六月宋師伐滕

正傳曰書宋師伐滕則私忿之師可見矣左氏曰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觀此則滕别無可聲之罪惟以其不事已耳是謂私忿之師矣胡氏曰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令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

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此說是矣至謂前圍滕稱人譏伐喪此伐滕稱師譏用衆則非經之大指矣設使圍不稱人伐不稱師則二者宋得爲義舉伯討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正傳曰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而其得失可考而知矣夫歸父逆遂之子齊侯定公之位皆公黨也諸侯會葬之禮是也不於他而於齊則出於私意似

禮而非矣胡氏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塟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正傳曰書晉與諸侯之兵伐鄭紀貪忿之師也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由是觀之其

謂鄭及楚平諸侯伐之則所謂忿兵也其謂取成而還則所謂貪兵也皆考傳而知其非也諸儒謂春秋一字見襃貶者於此一節又將以何字見之乎胡氏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正傳曰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則其非禮見矣左氏

曰劉康公來報聘公羊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愚謂諸侯來朝于天子於是天子有使大夫時聘焉禮也宣公未嘗親朝于周周來徵聘乃使大夫一往焉周遂以為德而報聘之又使母弟之貴而重之報屄其施是謂非禮矣胡氏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

之葬縱未舉法勿賵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正傳曰繹邾邑書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紀貪暴之兵也胡氏曰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傎

乎故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愚謂不書伐邾無以見其暴不書取繹無以見其貪

大水

正傳曰大水見前書大水紀災異也

季孫行父如齊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齊非其如也魯之事齊可謂勤矣葢魯侯負簒弒之罪畏齊之討而為之非禮甚矣

冬公孫歸父如齊

正傳曰書冬公孫歸父如齊使人考傳而其非義見矣左氏曰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觀此則歸父自知其伐邾取繹之非而有歉于齊故往齊告之也胡氏曰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

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葢理屈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正傳曰書齊侯使國佐來聘則其非禮可得而知矣左氏曰國武子來報聘愚謂報聘者報季孫行父之聘非正聘也齊侯之喪未逾年而行聘焉是忘哀也報聘之禮小忘哀之罪大胡氏曰蹙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隣國則哀戚之情

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泯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正傳曰書饑重民食也民以食為天君以民為天

楚子伐鄭

正傳曰再書楚子伐鄭重見其猾夏之罪也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觀此則楚之猾夏晉與諸侯之攘楚可知矣

定王十有一年晉景二年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年蔡文十四年鄭襄七年曹文二十年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年宋文十三年秦桓七年楚莊十六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正傳曰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紀中國之服楚也愚按左氏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觀此則陳鄭之服楚可知而晉霸之衰之甚著矣胡氏曰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

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天理無復少存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不以其為荆蠻之君而外之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謂春秋只直書之則其惡不待貶詞而自見矣不能誅亂賊罪中國可也以與夷狄可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正傳曰書會齊人伐莒紀陵弱之罪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正傳曰書晉侯會狄于攢函亂内外之辨也左氏曰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愚

謂內外之大限如天地冠屨之森嚴而不可混焉者也觀左氏之言乃晉求成于狄非狄心服于晉也冠屨之分其能無自貶損矣乎胡氏曰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

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愚謂胡氏此言是矣但所謂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則又非直書見義之指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正傳曰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則其誅賊之義專殺之罪皆可見矣徵舒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誅之則善也何以為專殺曰天子之禁無專殺大夫宜執之以歸周正刑於司寇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正傳曰書楚子入陳紀貪兵也前殺徵舒專殺也然猶曰誅弑逆之賊猶可言也至於因而入陳陳之人民何罪焉不可言也故春秋書其入以著其罪見其為夷狄之道也穀梁曰不使夷狄為中國也或以入為內弗受則鑿矣胡氏曰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

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説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産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

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愚謂楚莊意在取陳而不在於討徵舒也特假討賊為名耳義利之間不可以毫髮並立者也胡氏與其討賊之義而非其取陳之利誤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正傳曰納者楚子強納之也書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著其黨惡之罪也愚於此有以見楚子無討賊之

志矣夫二人者實陳之首亂基禍者也其惡莫大焉
令楚子納之于陳則前之殺徵舒者意在取陳也左
氏曰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
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
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而戮之諸侯縣公皆
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
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愚謂觀此則知前之殺徵舒者意在取陳而不在於討賊也納亂賊之人

馬得為有禮程子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胡氏曰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

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

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

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復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

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為楚莊

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宫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

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愚謂此言是

矣但謂納者不受而強納之則固矣

春秋正傳卷二十